

球場生活回憶

(上)

趙孝山

近半年來，在各期「友聲」上，看到老學長們對於交大傳統的運動——足球——作過各種不同的角度的描寫，如球賽勝負之追憶，球友之懷念，以及戰況之緊張與激動等，雖時隔數十年，然讀來尤令人歷歷如昨。

每讀「友聲」，深感諸學長多懷舊勵新之作，字裡行間，無處不洋溢着母校溫情，我相信海內外每個校友——尤其在臺校友讀到它時，深深地覺得有無比的親切，認為母校同學會是一個溫暖的家。兢兢自勵，誓必愛惜這份珍貴的友誼與光榮！孝山忝為滬校後進球將，不文如愚，惟奉「友聲」如家珍，讀之再三，情緒之激動，實不亞於昔日南約之役之場邊人士也。自愧才疏，屢擬一鼓作氣欲為「友聲」撰文，奈何力不從心，悵然擱筆，前日馬廷齡兄來函，指定小弟速撰「球場生活回憶」一文，誠惶誠恐！感

謝延齡兄給我堅強的鼓勵與光榮的機會，興奮之餘，只好遵命獻醜。

一、復員後的交大足球隊

民國卅四年秋，抗戰勝利。入冬，重慶九龍坡交通大學，開始分批復員，因當時交通不便，輪到我們低年級同學恰是最後一批抵達徐家滙，抵滬時，已是卅五年五月。記得在重慶等待復員期間，遙聞高年級同學一到上海，曾與已畢業之校友隊作過一次足球聯誼賽，心嚮往之！不覺技癢。因我自幼最愛踢球，在「地三尺平」的重慶，難能有機會作足球活動，荒廢之時間愈久，躍躍欲試之心愈切，故一到滬校，即與足球場結下不解之緣，雖技不如惠堂甚遠，然求進之心志，未嘗稍敢後人也。時梁家麒先生兼代體育主任，因自身事務繁忙，致無正

式足球隊之組成，僅由愛好足球者，毛麓自薦，直接聯繫，並得與體育組王振亞先生接洽，（王先生與余同鄉），一切有關足球事務，（諸如球員之聯絡及比賽之籌劃等），全權委我代辦。可惜我孤陋寡聞，只長踢球，不長交際，加以當時人地生疎，凡愛好足球者無法徵集，且因上海本校同學與重慶復員返校同學，初聚數月，尚難建立深厚感情，致籌組球隊工作甚感棘手。幸得繆觀生（赴韓國）姚燾（臺北站）兩兄協助，足球隊始略具雛形，隊長秦鼎新兄（臺電）時因傷足北返醫治，隊務仍極散漫。

迨至卅六年校方專聘陳陵任體育主任，陳先生為運動健將，倡導體育，不遺餘力，蒞校不久，即組成籃排足球隊及田徑隊等，尤其對於足球特別重視，恰好秦隊長傷癒返校。上有校方提倡，下有秦兄的領導，於是足球隊正式組成，精誠團結，致使球技扶搖直上，一日千里。

之後，福開森足球場上，時

有賽事，交大同學（非球員）亦漸漸恢復昔年對足球熱愛的一貫傳統，回顧當時隊員們廢寢忘餐對足球的愛好，可謂已達沸點。比賽結果，時有勝負。不數月，遠征南京，惜因訓練不嚴，成績亦僅差強人意，苦無豐功碩果，歸來全體球員對於勝負曾作嚴謹之檢討，深知缺乏勤苦的鍛鍊，斷無輝煌之戰功，且聞全滬大專足球聯賽即將開幕，球員之心，杞憂如焚。時陳陵先生已離校，由馮漢斌先生代理體育主任，馮先生因經費困難，加之滬地人事不熟，無法活動頭寸，雖經同學再三請求，亦無法展開訓練工作，「交大足球隊」此時已陷於絕境。

人急智生，球員議決自行設法，立即前往求援於母校校友戴麟經學長，戴學長，上海足球名將，轉戰長江南北，聲名遠播，滬市三尺童子，莫之不雀，尤此可見其聲望之隆也。戴先生慨然應允，球員聞訊之下，莫不雀躍三百，精神爲之一振，而戴先生回

校擔任指導，純爲母校熱心服務，拒受聘金，且不時慷慨解囊，以裕球員們物質上之難關，此種精神，實爲母校之傳統，亦筆者終生難忘之史實也。自戴先生擔任教練後，於是，訓練工作積極展開，球員集中住宿，膳食與非球員同學分開，浴池開放，……斯時也，吾人雖非明星，然頗有矜持之感。穆觀生兄專司幹事之職，終日辛勤奔走，慇懃備至，功不可滅。球員只是埋頭苦練，對外決不張揚，故卅七年榮獲全滬大專足球聯賽冠軍，實出他校意外。

戴麟經先生爲訓練便利計，犧牲亞爾培路安逸的公寓住宅，移居交大體育館三樓，不分寒暑，不論晴雨，黎明即起，親至球員宿舍叩門，球員聞聲，即一鼓作氣霍然而起，緊束戎裝，直奔球場。有時球員們興緻勃勃，約定浸晨四時半起床，全體着好整齊劃一之球裝，儼如參加鏖戰之嚴肅，靜候於室內，待戴先生舉手敲門之際，一擁而出，異口同聲

的一聲整齊的「早」，引得戴先生哈哈大笑，豎起姆指，接二連三的喊：「要得，要得」，但有時北風凜冽；寒氣逼人，錦被藏溫，最使青年人留戀忘記，一聽門上咯咯之聲，真是心驚膽怕，輾轉牀第，唉聲嘆氣，彼此對望，睡眠惺忪，都是一副尷尬的面孔，爲了尊師重道，在莫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只好懶洋洋地離開熱被窩，慢吞吞地打開門，極不自然地叫了些此起彼落的「早」，但是戴先生仍是哈哈大笑，不過忘記了下面那接二連三的「要得，要得」。

訓練內容，首先是五圈跑步（約二千公尺）每個人都已汗流浹背，繼而，作十五分鐘的柔軟操，更弄得腰酸腿麻，呼吸似乎上氣不接下氣。故在訓練之初，實感過度疲乏，久而久之，漸漸習慣，非但不感到疲勞，甚至雨天也要在體育館活動二小時，否則上課時，就打不起精神來，說來真是怪事，深知個中三昧之老校友們，自能領略此中情趣，並可證明我決非言過其實。

氣力固已培養，基本動作尤爲重要，諸如踢、頂、接、盤、擲、射、截、傳等，分批個別訓練，姿態務求合度；腿要如何伸出，可使球遠而且急，頭要如何頂碰，可使球兒所出方向正確，如何接住高球，如何攔截，如何盤球，站在何種方位，要怎樣傳遞，才能佔盡優勢，跑到什麼角度，要怎樣射門，才能大建其功，……戴先生隨時告誡我們勿踢高球，他曾經這樣的說過：「球若高過三人，那一定不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球隊」，誠金玉良言也。

交大足球隊至此始能堅強的站立起來，也是戴麟經先生一番熱心的勞績。是年聯賽中，吾校首逢「聖約翰」，出師前，吳校長保豐齋戒沐浴，趕來告誡球員道：「我唯一的口號就是『一定要勝』！爲着技術，我們『一定要勝』」，爲着我們交大傳統的運動精神，我們『一定要勝』！結果我們勇冠三軍，戰績輝煌，以壓倒的優勢，竟大獲全勝了！

二、逸園球場小憶

以復員後在上海各大學足球隊，論實力當推同濟，交大，復旦三校，聖約翰實力亦不弱，只輪得第四位，滬江當時青白諸小將尚未加入，實力稍遜，其他如震旦，大夏，大同，立信等校，相去甚遠，不足道也。聯賽分A B兩組，吾校與同濟聖約翰同屬A組，（B組分組冠軍爲震旦獲得）吾校戰勝聖約翰後，即與同濟爭奪分組冠軍，此戰關鍵重大，實爲總冠軍之爭奪戰，故兩校情緒都異常緊張，惟同濟稍存技勝一籌之念，頗爲驕傲輕敵，而吾人則抱硬拼到底之哀兵決心，究竟鹿死誰手？尙難預卜。

場地之決定，係由比賽兩隊抽籤。（吾校獲勝，決定在福開森球場）既得地利，加以臨場助威同學，校友，及外界觀衆，約在四千人以上，開賽之初，吾校即採取攻勢，聲威大震，實出同濟之意料。未十分鐘，會有兩次十

碼內打空門機會，惜乎前鋒操之過急，一次球落荒郊，一次飛過橫木，事後檢討，徒增惋惜！至此同濟則處處設營，安內攘外，方徐圖反攻，上半時結束，吾校淨輸兩球。雖然吃了鴨蛋，士氣依然振奮，並無一絲鬆懈，下半時開始，未及二十分鐘，即造成二與二之比數，打成平手。此時對方已精疲力盡，悉數返防退守，勉強維持終場。双方重訂城下之盟，改日再決雌雄。後因場地問題，耗時週餘，最後由市體育會當局決定，借用逸園球場，於是復員後校際球賽中最精彩最激烈的一場足球比賽，戰火重開！

與賽之日，天氣晴和，自治會向上海市工務局，借來卡車十餘輛，午前即開始往返運送同學，前往逸園助陣，強大的啦啦隊，早已訓練達爐火純青之境，球員皆作充份休息，個個體力充沛，精神飽滿，殺氣騰騰！午睡醒來，即如哈林藍球隊之噓頭，以宿舍作球場，頭頂脚踢，你截我盤，可能技術上還有問題，結果

打壞了我桌子上一隻美麗的檯燈，至今依然惋惜！

諸事齊備，球隊出發，雖無任何歡送儀式，但激昂的氣氛，充滿交大每個角落，就是大門口校警門房，亦列隊守候歡呼，他們每個人的熱烈情緒，收在球員們的心目中，更覺精神百倍。既到逸園球場，看臺上交大同學給我們的鼓勵，已經達到飽和程度，球員們一個個有如乳虎出谷，好像是——批找不着決鬥對象的比武英雄，祇有拿皮球出氣！

銀笛一聲，戰事展開，緊張激烈地嘶殺，未嘗有一分一秒之鬆弛。遠傳近射，聲東擊西，球人一體，首足齊飛，古人描寫慘烈的戰爭，嘗謂……只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這種形容，我常常深深地體味過，此乃由衷而發，並非虛構。事隔六載，即援筆之時，尤有餘味也！

逸園球場平坦，草綠如茵，初次馳騁其上，感到速度大增，祇見我方球員左衝右突，過關斬將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闖同濟門前，脚尖起處，球兒隨着歡呼聲一刺碰網，我方首開紀錄。此時看

臺上交大這邊，衣帽齊飛，掌聲震耳，幾達五分鐘之久，當掌聲尚未沉寂，精彩局面接踵而至，右翼運球，沿邊急進，三鋒齊上，一脚傳中，球落門前十二碼處，對方球員勤王師急，圍做一團，此時我方梁佐，虎視眈眈，俟機而動，後由混亂夾縫中，將球運出，輕輕一撥入網。前後兩球時間相隔僅六分鐘，誠令人興奮若狂，而且苦壞了助威同學那近千雙的尊手拍得通紅。

上半時二比零吾校領先，待下半時開始，我方士氣如虹，我職司後衛，少有近球之機會，而同濟諸將，亦鼓其餘勇，以圖力挽狂瀾，雖殺得汗出如漿，只見一個個人困馬乏，惜終無所獲，時間約過去卅分鐘，我方鴻運高照，同濟門將被引出在十二碼外，遙望空門一個，而球又在我方中鋒脚下，前無遮擋，後無追兵，一脚射門，應聲中的，應無疑義。孰知彼方後衛從旁竄出，以籃球員之身手，躍起將球抱住，造成最滑稽的場面。「罰十一碼球」是我們教練戴麟經先生傑出教程，自然舉腳應心，三比零奠定勝局。對方

威風頓減，士氣盡洩，而我方亦稍見鬆弛，待至終場前三分鐘，後備門將范濂源同學奔至球門前告余曰：「祇有三分鐘了」。正在彼此對視互相高興之時，對方運球直上，我發覺後轉身截球已來不及，遂彼同濟打破鴨蛋，事後我極力抱怨范君，惟此位仁兄亦屬樂觀派，對曰：「中國人面子第一，此亦趙兄足下留情也」，真使我啼笑皆非！

大勝班師，自有一番榮譽，惟賽後發生不愉快的衝突，引為遺憾，我方球員數人均被對方毆傷，門將范君傷勢尤重，鼻樑下陷，住院兩週之久，後來雖經雙方作合理之解決，但在全滬球賽史上，留下永遠之血腥斑痕！

回顧是役，我方純以奮鬥到底的決心制勝，而對方賽前則抱必勝之心，驕兵必敗，理所當然。耳聞當日同濟大學，曾定好慶功大宴，靜待意料中捷報傳來，以備狂歡慶祝，結果事與願違，不知那些酒筵，如何善後？當時假將備好之酒菜，廉價售與我方，豈不兩全其美？

(待續)